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

第一五冊

新刊校定集注杜詩卷第三十一

近體詩

宗武生日

宗武小名驥子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

伴老夫名

禮自稱曰老夫

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

情熟精文選理

新添梁昭明太子集古人文詞詩賦爲文選李善嘗

受文選於曹憲後遂

解牛選六卷

休覓綵衣輕凋瘵筵

初

天小雅質之初筵左右秩秩箋云筵席也秩肅敬也海賦爲凋爲瘵

歌

斜坐不成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

趙云王立

之詩話云宗武生口詩載在夔州詩中非也當是家在鄜州時故曰小子何時見自入蜀後未嘗別也自從都邑語所謂前年學語時蓋老杜與家俱在長安時也已伴老夫名者老杜既有盛名於時則人皆知其有是子故曰人傳世上情也凋瘵筵初秩則以一生喻一筵會也某年月日時已幾歲謂之凋瘵之初可也詩箋云秩秩肅敬也然臨時用之與此意不同流霞分片片涓滴就徐傾雖止是言飲酒然用項曼去家三十年止日旁事則其身行在家在鄜州決矣又有示宗武一首恐非是一時詩也王立之說如此而次公以其說未是此乃公送嚴武至綿已別而少住間遂有徐知道之叛單身如梓則爲不見宗武矣前年學語時則才三歲耳今云熟精文選理則已能誦書自至德二載至寶應元年已六年則宗武九歲矣宜其能誦書也

詩云賓之初筵左右秩秩今句云獨察筵
初秩則以獨察才始如筵之初秩豈謂之
臨時用之與詩句不同邪東坡詩云君今
秩初筵我已迫旅酬亦以初筵比事之始
矣都邑字張平子西京賦云都邑游俠趙
張之倫故對老夫詩是吾家事則公之祖
審言已有詩名公詩嘗曰續兒誦文選則
熟精文選理者所以責望於宗武也公詩
使字多出文選蓋亦前作之菁英爲不可
遺也公又曰迺相祖述復先誰則公之詩
法豈不以有據而後用邪綵衣事列女傳
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妻兒自娛
著五色采衣此雖孝子悅親之事而亦僅
同戲侮休覓綵衣輕則公所望其子者在
學而已末句流霞事在抱朴子乃是一盃
都自言到天上過紫府仙人以流霞一盃
飲之輒不飢渴以帝前失儀而注河東號
之爲斥仙人王立之止云項曼卿又誤

為曼卿故
表出之

夜一云秋
夜客舍

露下天高秋水清

江淹別賦露下而騰
又宋玉九辯云白露兮

天高而
氣清

空山獨夜旅魂驚

杜詩云王仲宣七
哀時

寐

曉燈自照孤帆宿新月借懸雙杵鳴南

浦再逢人卧病此書不至

無情
奇書雲

同鴈為我
西北飛

步簷

一作
倚樓看

應接鳳城

趙云疎燈自照孤帆宿
懸雙杵鳴句法蓋言疎燈自

之夜正是孤帆宿新月未沒而猶懸正
江春之杵雙鳴也下一對言南國菊花

馬逢矣而人正卧病北也書問又
無情傳至也此地以市長安故末句
鳳城之語步舊作步蟾當以步舊
而字又作欄蟾上林賦云步欄周流
注曰步欄步廊也謝惠連詩房櫳引
步欄結清風劉孝綽望月詩云微光垂
檐更信詩步欄朝
未隔互用此也

上白帝城
白帝城公孫述所築後
為劉備屯兵之地改名

永安

城峻隨天壁
趙云天然自
樓高更女牆徐

業登琅邪城云登陴起遐望注陴女牆增
添崔豹古今注女牆城上小牆也亦名睥

睥睨言於牆上
江流思夏后
禹貢岷山導江
東別為沱左傳

言
主
三

劉子見河洛風至憶襄主宋玉賦楚襄王遊於蘭臺之宮

宋玉景差侍有風颯然而至王老去聞悲乃披襟而當之曰快哉此風

角人扶報夕陽公孫初恃險躍馬意何長

左太冲蜀都賦公孫躍馬而稱帝劉宗下輦而自王師云公孫述恃蜀地險眾附自

立為王號成家

宿江邊閣

暝色延山徑謝靈運林壑歛暝色高齋次水門薄雲

巖際宿孤月浪中翻蘇云何遜入西塞示

巖際出初月波中上子美此詩雖因舊而益妍正類瀨觴補痕也鶴鶴追

飛靜狎狼得食喧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

坤

趙云孤月浪中翻自是浪湧而月翻也舊注引舞鶴賦星翻漢回曉月招落

此義不同

別崔湜因寄薛據孟雲卿

內弟
赴湖南

藏幕

志士惜妄動知深難固辭如何久磨礪但

取不磷緇

語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喻君子雖在濁亂

不能汙也謝靈運緇磷謝清曠疲薺慙貞堅

夙夜聽憂主飛騰

急濟時荊州遇薛孟爲報欲論詩

趙云古詩云志

士惜日短志士本惜妄動而受知之深則
難固辭此以言溪赴幕職於湖南也左傳
磨厲以須蓋言如何以久磨礱淬礪便以
爲利乎所貴尚者取磨不磷涅不緇而已
選云羽爵飛騰
魏書安其濟詩

武侯廟

成都記諸葛公廟在先王

主廟西院即武侯廟前有雙大
柏古峭可愛人云諸葛子桓大
有裴令公所著碑柳僕
射書相國段公古柏文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

復卧南陽

趙云丹青所以飾廟者也成都
先主廟附以武侯祠堂其丹青

則存故公於古柏行追言成都先主廟之
實則曰窈窕丹青戶牖空今此廟中丹青

剝落故云陶潛云孟夏草木長辭後主則
建興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表辭
行而竟死於軍中今云猶聞則想望其風
采猶在也亮家于南陽之鄧縣在襄陽城
西二十里號曰隆中今云
不復即南陽傷其已死也

八陣圖

武侯推演兵法作八陣圖
咸得其要相溫傳初諸葛

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
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溫見之
謂此常山蛇勢也
文武皆莫能識之

功蓋三分國

記曰三分謂吳魏蜀
鼎

名成八陣

圖江流石不轉

杜補遺云劉禹錫嘉話錄
夔州西市俯臨江沙石下

有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
石分布宛然尚存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

際頃湧泥濘可勝道哉大不十圍枯槎百丈破礧巨石隨波奔流而下則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落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僅六七百年迨今不動趙云功蓋三分國指言武侯之功蓋覆之也按桑欽水經云江又東逕諸葛圖壘南鄴道元注曰不磧平曠望兼川陸有亮所造八陣圖東跨故壘皆累細石爲之自壘西去聚石八行行間相去二丈因曰八陣旣成自今行師庶不覆敗皆圖兵勢行藏之權自後深識者所不能了今夏水漂蕩歲月消損高處可二三尺下處磨滅殆盡鄴道元之說如此今公詩云江流石不轉則據當時所見者言之白杜公至今又云方水落時於磧沈

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國曹遺恨失吞吳東坡

先多誤會吾八陣圖詩云是杜子美謂僕世
人失吞吳世人皆以謂先主武侯欲與關
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
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恨耳此理
者公蜀有吞吳之意以此為恨耳此理
長然子美死僅四百年而猶不忘詩
風品公之真意者此真書生習氣也

奉送韋中丞之晉赴湖南

寵渥街黃漸權宜借寇頻趙云黃霸寇恂皆以此韋中丞

前漢循更傳黃霸為潁川太守戶口歲增
治為天下第一街守京兆尹今言天子之
寵屋有徵召黃霸之命漸將至矣後漢寇
恂傳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百姓遮道曰

願從陛下復借冠君一年權宜借冠頻則
 事從權宜而如借冠恂者頻數言民情之
 不已
湖南安背水峽內憶行春
 傳後漢鄭弘

春任彦外詩涿令行春返冠蓋
 益川城謝夷吾傳行春乘柴車
王室仍多

故蒼生倚大臣還將徐孺榻處處待高人

陳蕃為徐繹下榻趙云湖南安背水言韋
 之去峽內憶行春言韋之離此而公有所
 懷憶也韓信背水而陣大臣指中丞也徐
 孺子則比韋以陳蕃而待高人如孺子也

謁先主廟

成都記曰先主廟府南
 八里惠陵東七十步齊

帝夢益州有天子鹵簿詔刺
 子羣修立而卑小後至長沙

亭日面

慘澹風雲會

古詩藹藹風雲會佳人一何

之姿遭風雲之時中興二十八將論曰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

乘時各

有人力侔分社稷志屈偃經綸

趙去君臣之遇每以

風雲爲言也今題是謁先主廟而太慘澹風雲會乘時各有人似泛言吳魏君臣之相遇亦各有人矣故引下句力侔分社稷言氣力侔等則分社稷而爲主分乃三分之分志屈偃經綸則指言劉葛之志不得伸所以偃仆經綸也

復漢留長

策中原仗老臣

復漢謂欲興劉氏也老臣孔明也蜀志建安二十五年

年魏文帝稱尊號改年曰黃初或傳聞漢帝見害先主乃發喪制服譙周等上言曰

大王襲先帝軌迹亦興於漢中又大王出自孝景皇帝帝中山靖王之胄宜即帝位改

元章武以諸葛亮為丞相趙云復漢言先
主欲興劉氏而稱漢其所留之長策則留
與後主取中原仗諸葛老臣也過秦論振
長策而馭宇內老臣在後主言之為前朝
之老臣戰國策左
師觸龍自稱老臣
雜耕心未已歐血事酸

辛

趙去老臣之下於是言諸亮五丈原之
事亮本傳言後主建興十二年春亮悉

大衆由斜谷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
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
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
居民之間故曰雜耕心未已心未已則未
事了而死也公之意以亮未成功而死矣
又遭歐血之謗故曰歐血事酸辛阮嗣宗
詠懷詩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按元注
亮與宣王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
于軍魏書亮糧盡勢窮憂恚歐血卒臣松
之以為亮在渭濱魏人躡迹勝負之形未

可測量而六歐血蓋因孔明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為仲達歐血乎及至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歐血此則引虛記以為言其六入谷而卒緣蜀人入谷發喪故也

霸氣西南歇雄圖歷數屯

譙周云西

南數有黃氣

趙玄今葛亮已死中原莫圖則霸氣所以歇也書曰天之歷數在汝

躬歷數不在

錦江元過楚劍閣復通秦

言拓

地至秦楚

趙玄錦江劍閣蜀國之地也過楚通秦則言其本可以混一而不能焉

則所以

舊俗存祠廟空山立

一作泣

鬼神虛

簷交

一作扶

鳥道枯木半龍鱗

趙玄此是夔州先主廟在

山中故云虛簷交鳥道鳥道則山中之嶮道也交字一作扶非枯木半龍鱗又是眼

前實景謂之枯木非指一物也舊注却引成都諸葛廟前古柏又引習隆尚充等上表後主乞與諸葛亮立廟於沔陽事非徒以諸葛事解先主廟而地理錯亂惑於學者矣又況古柏行亦竹送清溪月苔移玉自是夔州非成都也

座春

趙云清溪亦是廟前實事玉座指言先主神座也謝玄暉銅雀臺詩玉座

猶寂寞况乃妾身輕

問閨兒女換歌舞歲時新

趙云此言

夔州之人所事先主者如此舊注却引成都記以四月祀十二月祈禱事誤矣絕

域歸舟遠荒城繫馬頻如何對搖落況乃

父風塵

宋玉曰草木搖落而變衰謝玄暉辭隋王牋阜壤搖落對之惆悵岐

路東西或以鳴咽晉摠紀論悠悠風塵趙云自絕域歸舟遠已下至寂寞洒衣巾